写作之外的两个关键词

艾玛 专栏

唐诗

一直以为，国人的教育中最浪漫、最美好的部分，就是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教他们的孩子背唐诗，在他们的孩子还在牙牙学语之时，这项伟大的教育就开始了。即使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农民、工人、普通的手工业者、街市上的小贩，他们也必定会储备几首唐诗好教给他们的孩子。我曾在一个修鞋的街边小摊旁见过这样一幕。一位修鞋的师傅利用午餐时的一点闲暇，教他蹒跚学步的孩子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想想看，一个人学说话、识字，是从诗歌开始的，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仅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浪漫最富诗性的民族了。

我的童年和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一样，背唐诗是我在入学前所能接受到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教育。我的爷爷是一位农民，因为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他并不热衷农事，自学了珠算，懂一点中草药，当然，他也会几首唐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些写于许多年前、却与我们的生活如此贴切、融洽的诗歌深深吸引了我，它们穿越了一段那么漫长的时光，像道永恒的光一样照进了我的生活。家里那本《唐诗三百首》伴随了我的成长，是最早被我翻烂的书，我在这本书里体会种种人生，田园、边塞、爱情，失意、孤旅、远行……以及叹民生多艰、忧家忧国的情怀，一切都令人动容。诗人死去了，他们的诗歌永生。

唐诗也让我体会到文字的奇妙有趣，说一字一境界，毫不为过。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一个“枯”字，放大了雨打在枯萎荷叶上的声响，秋雨的凄楚之声似乎隔纸可闻。及至后来上中学，开始读《红楼梦》，林黛玉说：“最不喜李义山的诗，独爱他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读到这里，不免对曹雪芹肃然起敬，一个“残”字，如此传神地刻画了一幅萧瑟衰摧的景象。雨打残荷，这番景象，就像那悲凉却又再向更悲凉而去的人生，其情其景，必定是比一场单纯的凄凄雨声更能令黛玉这样的女子伤怀的。倘若曹雪芹照用一“枯”字，雨打“枯”荷，其声响于黛玉，也未免显得势壮了些。由此觉得贾岛在“推敲”上的用心，不关情感，更多只是文字的精准而已，较之曹雪芹对李商隐诗的一字之改，是要等而下之的。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文字开始有了敬畏之情，觉得自己对它的领会，还远未开始。及至现在写小说，对文字，我也会格外谨慎些。当然，我也常常希望能重拾些许汉语的古典美感，我相信古典汉语的节奏感、韵律感、简洁凝练的表现力，一定也能在白话文中得到体现，就如唐诗永不会使我们觉得隔膜一样，汉语的古典美，我们实在是不应忘却太多。

远行

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开始学着写诗。有一年生日，父亲送给我一本《拜伦诗选》，我从上面读到一首短诗，诗句现在已不记得了，大约是写给一只猫的，那时拜伦五岁。上小学的我惊觉自己蹉跎了许多年华，于是也急急忙忙写起诗来，学着把一横排的句子，拆成竖排。其中一首《故乡，我要出远门》，发在老家那份小小的县报上。那时，我还未学会认识、理解我的故乡，但已开始憧憬着离开它了。我隐约觉得，故乡这块土地，离梦想太过遥远。也许那时年幼，并不懂得什么梦想，于是只好把离开故土当成梦想。

后来，我也并没有离开故乡多远，不过是一个人，离开村子、小镇，来到一个城市，然后又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而这一时期外出打工的老乡们，他们离开故乡时，往往是成群结队地出去。那时，面对外面的世界，他们或许多少是有些惧怕的，所以他们往往是几家人，甚至整个村子的人都去同一个城市，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片低矮的出租屋生活，他们挤在一起，缩在城市最不起眼的一角。他们把一个简单的乡村熟人社会，搬到了一个更庞大、更强势的熟人社会——城市中，他们抱团取暖，以减轻城市带给他们的惶恐与无助。他们一般从事同样的职业，要么去工厂做工，做鞋，或者做衣服，要么回收硒鼓，做假证，或是去云南、贵州卖化妆品。

偶尔与家人通电话，在电话里听到跟老家那个小村子、小镇有关的人或事，我总是会想起许多以前并不怎么在意的事情来。隔着一段时空距离，一切反而更加清晰了。我时常想，也许我们的一生，注定得这样一边回头、一边不停地往前走。也许，我们往后能看多远，决定着我们可以往前看多远。

波拉尼奥离开自幼生活的墨西哥城，到了巴塞罗那郊外，他说：“我想在文学之外生活。”这种文学之外的生活，拉近了他与墨西哥的距离，他将它看得这样清，清楚到可以去描写它的神经末梢。墨西哥城的某处，有一个经年累月秘密堆积而成的垃圾堆，“老百姓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辣椒。”有那么一群人是“辣椒”的居民，他们的饮食与性，就像我们这个社会某些成员的财富一样，是个谜。“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有病。”这个叫“辣椒”的垃圾堆，是如此令我震撼。

我们的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垃圾堆呢？“辣椒”上的居民，有没有我们的亲人？

阅读，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远行。

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大约都是自我放逐之人。“迁居到宏伟的仓廪/用梦把日子打发。”即使是只穿白衣、二十年不下楼的艾米莉·迪金森，也注定曾无数次这样默默启程，踏上文学的现实发现与理想追寻之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写作的人，就是那些永远心怀远方、永远在路上的人。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刘芳

红军桥

志在飞



名家档案

艾玛，湖南澧县人，法学博士，现居青岛。出版小说集《白耳夜鹭》《白日梦》《北方，或者南方》《序曲》《浮生记》《路过是何人》，长篇小说《四季录》（再版名《漫长的正义》）《观相山》。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泰山文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汪曾祺文学奖，上海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高晓声文学奖，春风榜女性作品奖等

在永州道县潇水河上，有这样一座浮桥，它不是由坚固的石头或钢铁构成，而是由无数红军将士的信仰和勇气搭建起来的。它横跨在潇水上，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生与死，连接着希望与牺牲。这就是红军走过的浮桥。

道县党史研究室主任聂悟真带着我们去看道县古城墙，看潇水河上的红军浮桥。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道县时，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接到师部命令，要在11月18日拂晓前相机占领道县城，阻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红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急行军100公里向道县开进，占领了道县城南潇水河东岸的水南街。

潇水河原来有一座横卧河中的浮桥，但已被敌人拆散成零星的船只，搬到河对岸，无法过河。守城的敌人在城墙上架起机枪封锁渡口并向红军开枪，红军英勇还击，敌人逃跑了。

当日红军向城内的群众不断喊话：对河的同志，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自己的队伍，是要打倒土豪劣绅的，请你们把浮桥放过来好吗？当地群众感到，红军不像是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专门欺负老百姓，也没见红军扰民的事情发生，于是他们到附近居民家中拿来晾衣的竹竿，准备把浮桥往对岸红军那边撑去。此时，红军工兵排长不怕寒冷，跳进湍急的河流，正带着三个战士从对面水南码头游水过来。红军靠近拉上浮桥，和当地群众共同把浮桥撑往对岸。不久，红军战士齐心协力，将25只木船连接、上面铺着木料、全长130余米的浮桥撑到了水南村岸边。

耿彪在回忆录中写道：“天将亮，浮水的已上了对岸的船，船夫忙手忙脚地拿了几套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时城门旁边的群众很快地跑到河边来帮助我们的工兵架桥和撑船，不上十分钟，架设好了一座四米宽可以通过四路纵队的大桥。”

浮桥架好后，红军部队开进道州城。河水清澈，阳光下波光粼粼，仿佛能看见当年红军渡河时的倒影。河水静静地流淌，仿佛在诉说红军长征的艰辛与不易。

当年帮助红军的几位老乡都已不在人世，只有帮助红军渡河的故事流传了下来。如今的浮桥，被当地人称为——“红军桥”，如今的渡口，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军渡”，成为道县远近闻名的一处红色景点。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红军将士们踏上一段艰苦卓绝的征程。在长征途中，红军跨越了11个省份，18座大山，24条大河。24条河流，每条河都要架浮桥，浮桥成为了红军长征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那个物资匮乏、条件艰苦的年代，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搭建起了一座座浮桥。搭建浮桥，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红军将士们需要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搭建起一座能够承载大量人员和物资的桥梁。他们用木板、竹筏、绳索，甚至是自己的身体，作为搭建浮桥的材料。每一次搭建，都充满了未知和危险，但他们从未退缩……

我小心地走在浮桥上，脚下是潺潺的流水，耳边是风过水面的轻吟。两边水流湍急，浮桥随着河水的波动轻轻摇曳。

河风轻拂，带着些许凉意，却也带着历史的厚重。这风，似乎在低语，讲述着红军的坚韧，讲述着他们的牺牲，讲述着他们的希望与梦想。

信念的远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协办

熟透的秋山

诗燕



谭纯武 供图

爬岳麓山，记不清有多少回了，然而，如此熟透的爱情一样的深秋时节，陪远道而来的文友丽茹去爬还是第一次。

秋意很浓，步行道两旁的二百多棵古枫香树，叶子红得如胭脂般好看，太有层次感，从绛紫到朱砂，从橙红到金黄，像是层层叠叠漫上去的。这枫林宛如被丹青妙手尽情渲染过，它的红不是薄脆的，倒像是被秋阳反复蒸煮过，浓稠得能滴下颜色来。此刻，毛泽东那句耳熟能详的词“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更能让人体会出其中“染”字的妙处，那红确实是慢慢沁透的，像陈年的老酒浸滴在长沙浏阳的夏布上一样，不知不觉就能晕开一大片。

沉浸在秋情的遐思中，我不知不觉从爱晚亭行至云麓宫的步道上了，那棵千年银杏的金黄与枫香树的红交相辉映，让文友直呼太美，她停下脚步，拍下了这“金红交织”的美照。我一向眼神不太好使，弯腰捡拾一片红枫叶做书签，发现地上柿子、板栗、柑橘、酸枣果滚落在地，这自然掉落的果实，也引来了不少游客捡拾，有的捡起来尝尝，有外地游客准备捡回去风干当摆件作留念，我感慨，这秋山真是熟透了！

好友也捡起两个熟透掉落的橘子，我陪着她坐在路旁的石凳上休息，她随手拿出橘子来剥，手指沾着橘皮渗出的油脂，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橘子瓣扔进嘴里时，牙齿轻咬的声音与山风落叶的窃窃私语融为一体，所有尘世的喧嚣和生活的烦恼均被这安静的环境剥离。

这场景让我忽然明白，那些有落日温柔的晚霞，那些喜欢变幻方向的流水，没有在诗词里走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突然变得更加生动起来，让这片秋色承载了革命历史与家国情怀的双重意义。

爬至山顶，遥望与俯瞰，整座长沙城在脚下变成了一个容器，把名诗词与现代城市揉到一起发酵，“独立寒秋，湘江北去……”远望秋天的湘江，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也像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长卷，带着清冽的诗意与沉静的壮美，在天地间铺陈开来。“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江心的橘子洲头绿意未褪，倒像是解放西路火锅店里，火锅里浮着的那一片片青菜。对岸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竞与枫叶的红融合起来，分不清是城市染了秋色，还是秋色勾勒了城市美的剪影，一对情侣正举着红枫叶片拍照，那个佩戴着湖大校徽的大学生，举着手机寻找角度的样子，像极了毛泽东在《沁园春》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姿态。如今的江山如此多娇，靠的是后辈们去努力奋斗，拼搏建设伟大祖国。

下山时，暮色渐合，枫叶的红转为暗沉，城市灯光渐次亮起，将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静静酿成琥珀光。“湘江北去”的词韵也渐渐滋长，大气而辽阔。夜漫过来，山脚卖糖炒板栗的摊子亮起灯泡，油锅腾起的热气里，我看见那些红色正悄悄爬上摊主们的围裙。原来层林尽染的何止是山，整座城市都在秋色里慢慢腌渍，渐渐熟透。

秋风跟踪而来，震动了每一片红枫树，发出潮水般的喧响。在深秋的夜晚抬头仰望，你会发现，白天忙碌的长沙城，仍没有褪去喧嚣，群星与月亮依然在偷窥这座朦胧而美丽的城市。

大美长沙

一方洲岛磨乡愁

常正祥

很多年前，就看了磨盘洲的文字。看了，便再也忘不了。她的烟村雾树花木葱茏，便轻轻落在心上，像一枚被水磨圆的种子，自此生根。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方洲岛的禅静与冲和，便如一袭绿色的乡愁，夜夜从梦里缓缓飘来。

磨盘洲并不遥远。从湘江之畔到浏阳河第五道弯，山水相接，不过数十里；如今，她静静卧在河心，与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隔水相望，从长沙城区往南，也不过二三十分钟的车程。

我来的时候，已是深秋。河水碧绿，草木缤纷，四周都带着一种秋天特有的慢悠悠的劲道。整座磨盘洲，仿佛刚从漫长的夏梦中醒来，尚带着几分慵懒，也带着一种看尽繁华后的从容。

走过廊桥，踏上洲岛，栾树的花早已顺风而落。枝头的绿叶间，正挑起一簇一簇暗红色的荚果，远远望去，像给小岛挂上了一盏盏精致的小灯笼。木芙蓉也开得正旺，白的、粉的、红的，一朵朵伸出枝头，仿佛都在好奇地打量着一群群远道而来的游客。风从林间穿过，花与叶轻轻摇曳。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秋色原来早就藏在每一阵风、每一片叶、每一朵花的细微情绪里。

顺着环岛大道前行，路旁挨挤着许多芦苇、芭茅和白茅。风从洲上掠过，细碎的绒絮便纷纷扬扬地飞起来，落在发间，也落在衣襟上。同行的人一边寻找好看的角度，一边在手机屏幕上辨认植物的名字。有人认出了白茅，有人认出了芭茅，还有人索性直接钻进芦苇丛，摆出各种姿势，把自己交给一片芦花与一河秋水。

记不得是哪一位哲学家说过，人就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所以，人与芦苇自古亲近。我们也一样，不一会，大家笑着、闹着、争着与芦苇合影，清幽的景致里便有了鲜活的温度。满眼风絮，仿佛平淡的山水画中，突然有了绝妙的一笔，让人沉溺而迷醉。

大道边还有狼尾巴草、粉黛子草。狼尾巴草向天空直直举起毛茸茸的花序，既显得憨态可爱，又不失狼的那种利落与狠性。粉黛子草的花期已然走过，只在草丛深处残存着些粉色的花雾。要是它的盛开季节来此，并与相爱的人一起偎依取景，肯定浪漫极了。当然，路边也有很多不知名的小草，或青或黄，或高或低，各有其姿态，各有其风骨。它们没有名字，却把秋天的消息传得真真切切。

绕堤岸缓行，浏阳河从远处缓缓而来，却似遇上一方巨大的磨盘，被生生分成两股水流，在洲岛两侧盘桓低回。到了洲尾，两股水又如久别重逢的故人，相拥之后，继续携手向西。这时，四周的声响仿佛都被磨盘磨过，只剩下风拂芦苇，以及水鸟偶尔扑棱着翅膀，又悄然落回草叶之间的轻响。

水岸边，柳老枝瘦，却仍留几许风骨飘飞在风里。对岸也有几位垂钓者，静静守候在河边，像几幅剪影。其中有一个老爷子，静静看着鱼漂，也许是许久都没动一下，他也不着急，就抽一支叼着，看河面上的云慢慢飘。那样子，他好像不是在等一条鱼，而是在陪一江秋水，坐看云卷云舒。望着他的模样，我忽然想起富春江上的严子陵、东篱下的陶渊明、辋川里的王维。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子陵滩”，有自己的东篱与辋川，那该是何等的福气。

其实，磨盘洲不正是我们的福气吗？这里有清幽的环境、清新的空气，也有丰富的历史意蕴。那些景物与时光交织在一起，铺成一幅可游、可居、可安放心灵的山水长卷。如今，关于磨盘洲的许多往事已渐渐隐入传说，可洲岛留给人的那份气韵，却始终清晰。

最让人流连的，还是洲上的林间草地。一顶帐篷，或几张折叠桌椅，就能让我们感受那种“悠然见南山”的悠然。虽然我没有见到陶渊明笔下的菊花，却见过几个外地来的年轻人，坐在草地上，怀抱琵琶，拨响一段悠扬的旋律。那琴声越过草地，越过芦苇，顺着浏阳河缓缓流向远方。另一边，几位美女支起野炊炉具，准备午餐。锅碗碰撞，欢声笑语，不时有人过来搭话、合影。烟火气就这样融进清幽的秋色里，让这座原本沉静的小岛有了欢乐与温馨。清幽而不拒绝烟火，寂静也可以容纳欢笑。或许，这才是磨盘洲最迷人的地方。

在晚秋的幽静和游人的热情里，我看到关于洲岛的自由与永恒。这一刻，我发自内心地感到一种久违的亲近与归属，也隐约懂得了所谓“静中得禅”的意味。我想，如果我能循着磨盘洲的清幽，把匆忙的时光磨成一泓静水，把职场的得失磨成一阵清风，在这里观水的开阔，赏草木的芬芳，听浏阳河从远方送来的低语，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惬意与安宁？

一方洲岛，能把时光磨慢，把心事磨轻，把乡愁磨得绵长，应是不负磨盘洲这个名字吧？

美丽长沙 洲岛风华 征文
主办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长沙晚报社
承办 长沙市作协、长沙晚报文体科创新闻中心
协办 长沙饮食集团长沙杨裕兴有限公司

长沙映象（组诗）

杨放辉

莲花湖渔歌

不怕春风摇痛荷叶的手
不怕垂柳扭酸细雨的腰
不怕鱼虾们
为出水之船撑开无数条
河汊中密布的水路
只怕渔歌在我的
三两桂花酿中
醉出绵绵情意
只怕荷花盛大花事
推迟洲上两只
喜鹊的婚期

橘洲花海

赏花人，人山人海
懂花人不多
他们掂得出，一朵花
在草丛中的分量
也能为一群蜜蜂的付去
找到合适的台词
在橘洲，整个春天都是
一场马拉松似的鲜花的聚会
万花斗艳的场景
让我们欣慰并存感动
几朵脱颖而出的花
让我们为其叫好
两只盘旋其上的蝴蝶
它们的翅膀
翻新过人间的寓言
而我们
从没有察觉到

洋湖水街

时间已经说明
包括洋湖水街的水，都是救命的
让我们想起了远途中的干渴
想起了红唇干裂
想起了那一年在北方边境小镇
面包屑纷纷落下

水乡里的少女
从画中走来
她的红衣裳上，镀满了夕阳余光
此时舟楫拂柳
两只黄鹂，在大街转角处
捡起了傍晚的渔歌
一行白鹭
正在述说
一个或者一群少年的心事

萧相诗会

浏阳市人民政府迁坟公告

〔2026〕第28号

因浏阳市2026年度第二十五批次建设用地建设需要，浏阳市人民政府于2026年1月8日发布《浏阳市2026年度第二十五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预公告》（〔2026〕第12号）。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若干规定》第十条等相关规定，现就项目范围内迁坟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浏阳市镇头镇金田村范围内，总面积4.1972公顷。

二、有关要求：请位于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坟墓亲属，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主动与属地乡镇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将视为无主坟统一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镇头镇人民政府：李果 13874988666

浏阳市人民政府
2026年11月5日

浏阳市人民政府迁坟公告

〔2026〕第29号

因浏阳市2026年度第二十六批次建设用地建设需要，浏阳市人民政府于2026年1月8日发布《浏阳市2026年度第二十六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预公告》（〔2026〕第13号）。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若干规定》第十条等相关规定，现就项目范围内迁坟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浏阳市镇头镇田坪村、金田村范围内，总面积2.8572公顷。

二、有关要求：请位于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坟墓亲属，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主动与属地乡镇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将视为无主坟统一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镇头镇人民政府：李果 13874988666

浏阳市人民政府
2026年11月5日

浏阳市人民政府迁坟公告

〔2026〕第35号

因浏阳市2026年度第十一批次建设用地建设需要，浏阳市人民政府于2026年1月22日发布《浏阳市2026年度第十一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预公告》（〔2026〕第1号）。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若干规定》第十条等相关规定，现就项目范围内迁坟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浏阳市镇头镇金牌村范围内，总面积0.6280公顷。

二、有关要求：请位于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坟墓亲属，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主动与属地乡镇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将视为无主坟统一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镇头镇人民政府：李果 13874988666

浏阳市人民政府
2026年11月5日

浏阳市人民政府迁坟公告

〔2026〕第36号

因浏阳市西部片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一镇头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提质扩容建设项目建设需要，浏阳市人民政府于2026年9月18日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2026〕第36号）。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若干规定》第十条等相关规定，现就项目范围内迁坟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浏阳市镇头镇金田村范围内，总面积1.1012公顷。

二、有关要求：请位于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坟墓亲属，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主动与属地乡镇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将视为无主坟统一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镇头镇人民政府：李果 13874988666

浏阳市人民政府
2026年11月5日